



## 碧涧一杯羹

□桑飞月

小区门口常有老人来卖菜。萝卜缨子南瓜头，小小青蒜地瓜梗……都是他们从这个城市的缝隙里种出来的旧相好。作为一个新江南人，对于这些菜，我通常只是看看，并不太会吃。不是嫌弃，是不知道怎么吃。

一天出门时，我终于看到了一种我会吃的菜：香菜。其新鲜肥嫩、青翠欲滴的模样，让我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：嗯，回头我要买上一把，配青蒜辣椒油，做成酸辣汁，蘸饺子吃。于是，我决定先去超市买饺子。

回来后，卖菜的大爷却告诉我，他卖的不是香菜，是芹菜。顿时，资深主妇有点儿懵：怎么会是芹菜呢？我驰骋菜场那么多年，也没见过这么细小孱弱的芹菜。唉，这大爷也真是，把芹菜种成这副模样还敢拿出来卖。“这可怎么吃啊？”——我们家吃芹菜，通常只吃茎，可眼前这茎，细得头发丝样儿。

“做汤呀。碧涧一杯羹，夜韭无人剪。”大爷漫不经心地吟道，我却大吃一惊。都说卖菜的大爷大妈不可小觑，这下我算见识到了。与此同时也明白了这芹菜为啥这么小，大爷种的哪里只是菜，而是情怀，是诗意，醉翁之意不在酒啊。

“碧涧一杯羹，夜韭无人剪。”这是南宋词人高观国的句子。众所周知，春天的韭菜鲜香无比，是上等菜肴。但是，如若有一杯碧涧羹的话，那春夜雨露浸润的嫩韭，也就没人稀罕了。高观国还说：野意重殷勤，持以君王献——他还想把这美味献给君王呢，由此可见，这碧涧羹是多么美味。

碧涧羹究竟是个什么羹呢？其实，它就是芹菜羹啦。

南宋词人林洪曾在《山家清供》中专门论述过这道菜的做法。荻芹取根，赤芹取叶与茎。二三月里，作羹时采来，洗净，开水焯一下取出，用醋、芝麻、盐，与茴香一起浸渍，可用来做酸菜，也可用来做

羹。羹味清爽馨香，一口下去，让人感觉像是来到了碧绿的山涧里一样，所以称它为碧涧羹。

碧涧羹一词，最早来自杜甫。他在《陪郑广文游何将军山林十首》中写道：“鲜鲫银丝斫，青芹碧涧羹。”直接给水芹羹打了好广告。从此，诗人们写诗，也都干脆用碧涧羹来称呼芹菜羹了。除高观国外，明朝诗人高启也曾写道：“饭煮忆青泥，羹炊思碧涧。”

在我们当前的生活中，芹菜是一种常见蔬菜，似乎没什么特别，如若非要找出点儿特别的话，那就是有人觉得它味怪而不愿意吃，譬如我家小朋友。但在古代，它却被认为是一种极好的美味。《吕氏春秋》中说：“菜之美者，云梦之芹。”意思是，云梦那个地方出产的芹菜，是蔬菜中的美味。这不禁令人想起了那句老话：多食滋味少，少食滋味好。

看在大爷吟诗的份上，这天，我从他那里买了一把青芹。回家后，洗净切碎，焯水做羹。手头没有茴香和芝麻，那就打个蛋花。出锅后，我用白瓷小碗分盛了，郑重地请大家品尝：“古籍中流传下来的千年美食：碧涧羹。”女儿听罢，拿起调羹舀了一勺：“啊，真好喝。”然后就单喝那羹，很快，半碗下肚。“用什么做的，这么好喝？”“芹菜。”我说这两个字时，心里有些忐忑，因为这是女儿从来不吃蔬菜，料她会反感。结果没有，她像没听到一样，还在盛。“我也想把我的菜都吃出诗的味道来。”她说。我听后笑了：“那你要多读书呀。”

文人靠文气养心，家常便饭通常也能吃出河山之味，仿佛他们的锅底藏着诗。现代的我们，物质比他们更富足，但吃饭也只是吃饭，有时还会吃个浮华。说到这儿，心中就不仅有些感慨，什么时候，我也能把芹菜羹吃成碧涧羹，把个俗世过成诗呢？

生活的美好，相对于物质与财富，似乎更在心境。

## 真正的奢华是时间

□耿艳菊

看到一首小诗，讲奢华的。诗这样写道：别同我说豪华/你应该知道，真正的奢侈/是时间/时间与一杯茶/与一枚梨子/或一只苹果/或许一小块蛋糕/已经足够。

这首诗是当年亦舒为香港明报副刊所写文章中提到的。她说，大家都看开了，物质固然要紧，可是最高的享受，统统与名利无关。那才是真正的奢华。

真正的奢华是时间，最好的心情是简单。对，一杯茶，一本书，一窗明媚，一个悠闲自在又完全属于自己的轻松下午，没有闲事挂心头，没有人情世故的烦恼，整个人静谧得就像雪后初晴，一窗阳光映一地白雪，暖而晶莹的世界，那才是最美妙的事。

奢华的东西也不过是时间这般简单，时间是什么呢？一秒一秒往前走，不东想西想，不纠结，不愁眉，不苦脸，不奢望，不攀比，不争名夺利，对谁都一样，绝不八面玲珑，绝不左右逢源，就是一个天地间最本色的我。

集市上遇到一位卖手工艺品的老者，外表上看就是再普通不过的乡下老叟，“满面尘灰烟火色”，可细看他的神情却有一种超然于这喧嚣世界的淡定和知足。他站在属于他的一方领域里——两米长的花布上摆着货品，是平常人家用的小筐子、小篮子、小簸箕、小筷笼、小盘子……清一色的手工竹编，小而精巧。

热闹的集市，一声声的叫卖从喇叭里机械地扩散着。只有这位老者的两米之地是安静的，他笑呵呵的，一会儿望望来来往往的人，一会儿看看花布上的小筐子小篮子，满眼的慈爱温柔。

我拿起一只小盘子，没想到盘子边上还雕刻着暗花，非常好看。这样的一只盘子十五元，老者要花一下午时光才能完成。有人觉得贵，不就是几根竹子嘛；有人觉得这是手工品难得，买了好几只，像捡到了宝。无论别人是不屑，还是赞扬，他都好脾气地说一句乡间俚语，大意是各人有各人的门路活法，他喜欢并享受拥有的这些。

花一下午光阴完成一只十五元的盘子，不是几根竹子的问题，也不是价值多少的问题，关键是喜欢，愿意用奢华的时间做喜欢的事。简简单单，沉静自如，为雕一朵生动的花会爬一座山找寻模板，直到满意。